

为了和平的天空

■郭晓晔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

在奥克兰东九街359号工厂门前，冯如与黄杞、张南、朱竹泉、谭耀能，还有尼里，几个人把装着飞机构件的木条箱往马车上搬，准备运到南郊的匹满高地组装试飞。

这是1909年的一天。后来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在美国固执地做着—个中国人的航空梦。

春季首次试飞失败后，冯如就对飞机加以改进，再行试飞数次，均无进展，于是撤回至奥克兰的工厂，对飞机做大的调整。此时经费已告罄，他们只得一边制造机器设备出售，一边研制飞机，进展艰难缓慢。正当此时，黄梓材从家乡返回美国，拿出一笔钱，使冯如能够集中精力研制飞机。几个月一晃而过，按照新的设计制作的构件全部完工，冯如准备再度出征匹满高地。

冯如绕着马车，仔细查看木条箱是否摆放稳当，绳索是否绑牢。就见一高一矮两个白人迎上来，同他打招呼。

两位来客递上名片。一位供职于《旧金山呼声报》，另一位是《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

寒暄过后，就进入了正题。高个记者问：“您认为这次飞行能成功吗？”冯如微微一笑说：“飞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发明。科学是试出来的，所以在成功之前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请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科学发明曾在世界的前列，西方人能搞成功的东西，中国人也一定能搞成功。”

两位记者相视一笑，高个记者又问：“这么说，您是要同莱特兄弟一比高低喽？”冯如很坦然地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技发明落伍了，我们正在努力学习和追赶。就像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西方所用一样，我们也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比如我的这架飞机，就是在莱特型飞机的基础上经改进制成的。”

高个记者仍追问：“这么说，您的飞机要比莱特型飞机先进了？”

冯如说：“科学技术不是第二个都比第一个好，但总是想根据前人的经验做得更完善。我的这架飞机也力图体现我的想法，比如主要部件的配置和接驳工艺，都与莱特型飞机有不小的区别，特别是起落架，由滑橇式改为车轮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

一直在做记录的矮个记者这时抬起头来问：“制造飞机耗资巨大，而且很可能失败，这意味着投入的钱将无法收回，不知冯先生得到谁的资助？”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天空博物馆

■李庆文

当你读到这里，无论你身在何处推开窗，或抬起头，就能参观这座博物馆清澈澄澈的目光即是检过的门票推开旋转门的云雾，红日喷薄而出——

你看闪电收藏的白马——那是白马托载着闪电在雪地奔腾你看雷霆收藏的弹片——还有一些藏在英雄的肋骨和脊梁你看星辰收藏的头盔——那是星空留给勇士的新的战役你看彩虹收藏的名字——焊接成云霄上不朽的界碑！

一个军种，与共和国齐飞共舞而一个飞翔的梦想早已跌宕近百年终于借鲜艳的旗帜上的颜料画出第一道尽染着朝霞的航线——风雨雷电雪雾霾霜所有路过的飞鸟日月星辰啊！无一不是文物此天空博物馆向所有人开放



冯如说：“我的旅美同胞都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只要做对祖国有益的事，他们都会倾力相助。”

高个记者对冯如说：“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我们报纸登了法国人勒费尔驾驶飞机失事的消息。驾驶飞机试飞是极危险的，难道您不担心吗？”他蓝幽幽的眼睛真诚地等待着冯如的作答。

冯如不假思索地说：“飞行就是在生死线上试锋。然而，科学要进步就必定要付出代价，甚至是付出血和生命。”他加重语气说，“我还是那句话，科学是试出来的，为了能为我的祖国掌握航空技术，即使面临粉身碎骨的风险，我也在所不辞。”

二

1909年9月21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在天空第一次留下飞机身影的日子，是中国航空史上创世纪的日子。

傍晚，海风像冯如期待的那样渐渐增强。众人把飞机推上了一座土丘。土丘西面不远，是海湾，海湾以西是一望无限的大洋。鲜蓝透红的天空上，云压得低低的，仿佛在呼呼燃烧。

登上土丘，头发和衣袂在海风中飞舞的冯如仿佛也燃烧起来。

黄杞、张南和朱竹泉一起发力推动了飞机。飞机向土丘下方冲去。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冲到地面又滑跑了一段，轨迹便像一个放大角度的“U”字，离开大地飞向天空。

飞起来啦！飞机上天啦！飞机爬升到大约15英尺高，就改成平飞。冯如吸取之前试飞的教训，不急于飞得更高，他要像涉过急流一样，一步一步试探水的深度。他不惜玩命，但不为玩命而玩命，他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为支持他的同胞负责，为他对祖国的承诺负责。他以土丘为圆心，操纵飞机作椭圆形绕空飞行。

强劲的海风忽地遇到倒流，有些紊乱，飞机打了个趔趄，迅即又稳定下来。冯如镇定而机敏地操纵着飞机，胸口贴着机身，感到机翼像铍刀子一样费力地切开柔韧的空气。

飞机转了一圈，回到起飞点的上空。这时，飞机倏然停住，头高尾低，转着圈下坠。

哎呀！人们同时发出一声惊呼。空气猛地凝固住了。头高尾低的飞机转了几圈，“咚”的一声，重重地坠到了地面。

刹那间，坠落的惯性和撞击地面的反弹力把冯如从飞机里抛出，他蜷曲着像一只刺猬，就势在地上做了个侧滚。

冯如动动手脚，知道自己没伤到筋骨。他顾不上多想，马上爬起来跑过去关掉了发动机的设计。”

人们已聚到了他身边。黄杞紧张地搓着手说：“先别动，快看看没伤着哪儿吧？”

冯如笑着说：“放心吧，有老天爷保

佑呢。”说完，他开始专注地检查飞机，很快找到了症结所在。

“你们看，刚才飞机出故障，是由于连接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螺丝拧得过紧，致使交接处发生断裂，螺旋桨停止转动。这说明我们缺乏经验，同时又说明我们成功了！”

见大家疑惑不解，冯如指着飞机尾部的起落架，兴奋地说：“这两个起落架都弯曲变形了，但飞机整体并未受损，各个零部件也没损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飞机与地面撞击得很厉害，而飞机的结构是牢固的，说明出故障只是装配上的局部问题。我敢说，只要稍加调整修理，这架飞机明天又能飞上天空。”

大家僵住的脸都化开了，连连点头称是。

冯如愈加兴奋地说：“我们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半英里，飞行性能和操纵系统良好，说明飞机各个零部件是合格的，飞机的整体设计和配置是合理的，是成功的。这最重要！”

“是呀，我们造出的飞机成功了。我们华人自己能造出飞机了。”大家都兴奋地说。

“祝贺您，冯如先生。”早已等在现场的高个记者凑上来说：“我为您的成功感到高兴。冯如先生，您能对这架飞机做一个简要的描述吗？”

“当然。”冯如说：“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是一架鸭式布局的双翼飞机。每只机翼长7.2米，宽1.9米，面积29平方米，发动机为一台6马力的内燃机。”

“那么，您能将今天的飞行与莱特兄弟的第一次成功试飞做一个比较吗？”

“你们看到了，我今天飞了800米，莱特兄弟那次飞了260米。”

“是不是可以说，在航空领域，你们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到后面去了呢？”

“不，不能这么说。莱特兄弟的那次飞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动力、可操纵的持续飞行，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那是在5年多前。他们如今飞得更好了。”

“不，不，对于东方，我们认为您也是开创性的！您下一步将做怎样的打算呢？”

冯如说：“我们准备在这架飞机的基础上，再研制一架飞机。发动机用50马力的，并用钢管和中国丝绸做支架和机翼，新飞机将更加坚固结实。”

说到这里，冯如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和自信：“我还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把飞机带回祖国，在我老家广东试飞。”

好！好！众人使劲地鼓起掌来。

三

冯如试飞的第三天，也就是1909年9月23日，《旧金山呼声报》和《旧金山考察家报》分别在头版作了重头报道。前者以特别快讯推出，标题是《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金山

考察家报》的标题则是那天没有得到冯如认可的提问，《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同时还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飞机全貌，另一幅是冯如的工作照。图中冯如身穿背带工装裤，正用扳手拧紧后起落架上的螺丝。

两篇报道都以中国人为核心词汇，准确地抓住了事件的意义所在。新闻在旧金山，奥克兰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引起轰动，尤其在华人群中引起的反响，绝不亚于一万匹马力。

冷清多时的东九街359号工厂热闹起来，洽购机器的，咨询技术的，带着不同目的套近乎的，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冯如不适应这种状态，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也没工夫来应酬，他要静心研制新飞机。

清政府的差使也找上了门。此人叫吕连第，他以缎面请帖把冯如邀到旧金山唐人街的鸿宾楼。席间，他向冯如详细了解了飞机的性能和可作用途，听说能用于军事，他兴趣大增，直言快语叫冯如立刻跟他回国，日后必委以建功大业。

冯如有些心动，他说：“容我再想想，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第二天回到奥克兰，冯如把吕连第的意思同大伙儿讲了。黄杞快人快语：“我看不妨跟他跑一趟，最不济也可回一趟家，了却爹娘的思念之苦。若能把开厂的事办妥，岂不更好？”

冯如说：“我们的飞机虽飞上了天，但并未完全成功，要有十足的把握，还得抓紧研制，提高飞机性能，现在正是节骨眼上，耽误不起。我想我们干我们的，让他回去操办，他要真能成事，再回国也不迟。”

见冯如已拿定主意，张南着急地说：“那就赶紧定下来，这个资金怎么筹？钱袋都瘪了，下一步造飞机的材料更讲究，花费会更大。”

试飞成功的消息见报后，侨胞们就像过年一样，感到从来没这么舒心过。大伙儿对冯如说，要花钱你只管说。花钱造飞机，哪怕就买个扬眉吐气，也值。

冯如知道，在侨胞中间募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想借机把工厂扩充为公司，以公司试制飞船招优先股为名义，公开招募优先股东，创造条件加紧研制飞机，让中国人的航空梦早日实现。

末了，冯如自信地一挥胳膊说：“我们造飞机是为了祖国能拥有一片和平的天空，而美国陆军已向莱特兄弟订货了，我相信不用多久，中国军队也会用上我们的飞机！”

朱竹泉也学着冯如一挥胳膊，说：“对。在飞机上安枪安炮，把那些在我们国土上为非作歹的番鬼撵出国门。谁再敢来犯，就叫他有来无回！”

大家都开怀地笑了。110年过去了，这笑声仿佛还在海天间回荡。

血灼热，沸腾着一次次染红城头的旗帜。青春的生命前赴后继，流淌出革命胜利的波澜壮阔。

他们走了，今天来了。年轻的灵魂尚未成熟，美丽的世界未及深情触摸。为了人民的团圆，他们与自己的爹娘此生不再相见，用忠诚与奉献完成了一生的绝唱。

他们原是有名字的，他们的名字默默地铺陈在中国历史的河床里，隐匿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后。虽然我们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精神已融入我们的血脉，长成了我们的精神。

永不能忘却，绝不能忘却，这些人民的无名英雄。



潘寿亮作